

比更棒还要好

□王开林

为何许多人热衷于励志?答案呼之欲出,他们想变得更棒,变成人上人,做更高的官,发更大的财,出更响的名,最起码,也要读更好的学校,干更好的职业。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世间的优质资源有限,你不朝夕励志,你不奋勇拼搏,就会居于人下,落于人后,沦为强者的垫脚石和上马镫。

如果机会众多,变现容易,如今的应试教育又何至于如火如荼?在城市里,有的孩子刚上初中,家长就倾巢陪读,高中更不用讲。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无不披着励志的迷彩外衣。他们的逻辑是:只要你现在努力拿到6A,考上重点高中,然后考上名牌大学,你的前途就是光明的,你现在失去的一切,将来都能加倍甚至十倍百倍地获得补偿。殊不知,由于大学长年扩招,许多大学毕业生连满意的工作单位都找不到,连创业的大门小窗都摸不着,就算顺利入职,要成家,买车、买房均要贷款,难免压力山大,当年家长许诺的“超额补偿”依旧遥遥无期。这种时候,继续励志,恐怕就是“再而衰,三而竭”了。近年来,“心灵鸡汤”的书刊不复受人待见,实在是因为现实更具有侵略性和征服力。追求更棒的信念裹挟着众人一路

狂奔,直到“超额补偿”愈离愈远,从依稀可见、隐约可闻到影沉响绝。

大型歌舞影片《马戏之王》讲述了一个好故事,巴纳姆是裁缝之子,与富商之女查理蒂相爱,他许诺给她最好的生活,除了使自身变得更棒,他毫无退路,因此励志的调门响遏行云。尽管查理蒂只要一家人生活得自由自在相相相爱就心满意足了,但他鼓足了劲要打拼出一片新天地。巴纳姆组建的马戏团集合了各类奇人和畸人,演出相当成功,没过多久,他就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但他并不满足于“下流粗俗”的定位。他决定豪赌,押上全部本钱,与“瑞典夜莺”、著名歌唱家珍妮·琳德合作,走高端大气的路线。当虚荣心喧宾夺主时,爱情、亲情和友情就迅速被边缘化了,朴素的幸福观势必遭到碾压。“瑞典夜莺”由爱生恨,一怒之下中断了合作,随后不久,剧院又付之一炬,房产被银行收走,妻子伤心离去,岂止是祸不单行,简直就是倒霉透顶。这时候,谁还能拯救这位贫困潦倒的失意人?倚靠空洞的励志根本无济于事,依靠荣辱与共、生死不弃的友情、爱情、亲情,他才有希望东山再起。

《马戏之王》好就好在它超越了

肤浅的励志层面,达到了更高的觉悟平台:找回初心并不是重蹈覆辙,更棒不是最重要的,踏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也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将友情、爱情、亲情置于人生的核心地带,从而以满满当当的善意成全他人,成全自己,这才是一个男人暖心暖肺的事业,朴实无华的幸福必将如影随形。

心灵鸡汤色香味俱全,殊不知,全都是用鸡精和香精勾兑而成的。上了当,受了骗,泼掉鸡汤无妨,找回初心,拨正时针和分针,再度出发,尚且不迟,怕就怕执迷不醒,至死不悟。

可悲的失败者会制造出更可悲的失败者!这是令天下父母为之一惊亦为之一凛的警告。何不适可而止,逆向思考,把子女往更棒的独木桥上引导甚至驱赶,还不如陪伴他们走向一座朴素的花园,那里的幸福全由亲情、友情、爱情的花叶组成。一个被社会定义为“更棒的人”未必靠谱,但一个被社会认证为“更本真的人”则不易跑偏方向。倘若以纯粹的成就感为计量器来作最终匡算,我坚信,后者的“盈余”必定胜过前者,须知,这还没有计入良知流失后的精神损耗。

(转自《今晚报》)

游客的凝视

□苗炜

有一年,巴黎市长到北京来推广,欢迎大家去巴黎旅游。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位女记者问:市长先生,现在很多中国人去巴黎旅游,巴黎到处都是中国人,请问我怎样才能在北京避开中国游客呢?这个问题让市长先生很挠头,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一个中国游客到了巴黎,想避开其他的中国游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这样的需求奇怪吗?

我们可以从一本书中寻找答案。这本书叫《游客的凝视》,作者是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凝视”作为一个特定术语,是一种特殊的观看,

凝视所看到的东西,不是一种先天自然存在的单纯事实,而是被

观看者主观视角所限定的事物。凝视是一种审视方式,人们透过观念、技术、期待的滤镜,来凝视周围的世界,而这一层层滤镜是由社会阶级、性别、国籍、教育等等因素所造就的。

说到游客的凝视,就是说我们在看特定的景观时,会受制于个人的经验和记忆、各种潜在的规则和风格,还有四处流传的影像和文本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凝视的框架,在潜移默化中指导着我们看什么东西,我们对旅游的期待就像是电影《盗梦空间》中的情节一样,是被偷偷植入我们的潜意识的。

游客是一个天然的身份吗?游客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在大众旅游业发展起来之后出现的。当一位游客是现代经验的一大特色,夸张点的说法是,它已经变成现代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也是维持身体健康、培养国际视野的必要途径。踏进旅游区,就好像取得了一张门票,跻身消费社群。但这一切的历史不过短短100多年。

假期是作为工作的反面出现的,那么旅游作为假期的一种实现方式,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也是短暂性地逃脱围绕着固定工作而

建立起来的某种稳定的生活方式。简单说来,人们想从旅游和假期中得到的东西,往往刚好和日常生活相反,中产阶级的游客想当一天的农夫,中下阶级的游客呢,则想做一天的富豪。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道理大体是这样。感受不一样的事物,遇见他者,是人们对外出旅游的基本期待,可以说,旅游就是从这种期待开始的。

而期待和幻想,正是现代消费主义的两大要素。光是购买、使用、体验,还无法让消费者满足,人们的满足感其实是来自内心的期待和幻想。幻想什么呢?幻想自己追求愉悦的这个过程。因此,人类花钱消费不完全是基于物质上的动机,人们真正向往的是亲身体验自己幻想中的场景。当代消费主义的核心就是一场求新求变和永不满足的循环。要将它维持下去,关键就是要不断地创造人们的期待。

我们可以理解那个女记者的问题了,她想在巴黎避开中国游客,这个要求太正常了。她到巴黎是要凝视这个浪漫之都的,街上都是亲吻的男女,地铁里的乘客都很有文化,都在读书,咖啡馆里坐的也都该是法国知识分子和法国作家啊。结果呢?太多中国游客去巴黎了,街上到处能碰见中国人,买完奢侈品,拎着购物袋,坐在咖啡馆里,看见这样的场景,那位要凝视巴黎的游客就会出戏,所以,她提出的问题就是,怎么保证让中国游客对巴黎的凝视能够进行下去。

(转自《新民周刊》)

理解你看不惯的快乐

□曹林

我近来比较多地关注“快手”,虽然那里的多数内容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知识增量,但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看到我生活圈外的另一个世界,这种“互为主体”的多元价值对于一个人的思维开放是非常关键的。

有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后,一直有一种新媒体神话称,人人都有自媒体,人人都有麦克风,可实际真是如此吗?正如有评论说:中国十几亿人口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人不足23%,而其中能以文字清晰表达思想的人,直到今天,仍不足人群中的万分之一,很多人实际上仍然是沉默的群体,他们被排斥在主流传播之外,他们融入不了大众传播圈,他们的声音和追求快乐美好的表达没有传播途径。

感谢移动互联网与短视频的技术

突破,使人类第一次,有如此庞大数量的人群,得以展现自我。这些人展现的现实世界,有快乐有伤感,有高贵有低贱,有深刻有无聊,有善良有罪恶,复杂而丰富,正像《无问西东》所展现的复杂人性,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在我文章后留言的网友“MoNo”说:表现他们的真实,也放大他们的孤独,感谢每一座孤岛都有大海相拥。

我特别珍视这种“不同社群,不同利益、不同身份的表达”,总害怕陷入某种愚蠢的自闭。关注我公号的朋友能注意到,我每篇文章后面总会收到很多批评我的声音,这里不是我个人唱卡拉OK的地方,而是一个让不同观点摆出来让读者选择的平台,读者的不同声音有权利在评论中得到展示。

我一直有种警惕,防止自己在某

个圈子中变得越来越愚蠢。前段时间围观了一场网络掐架,某人在私人朋友圈发了一句话,引发舆论激烈批评,很多人都觉得他这种身份这样说太让人反感了,可那人觉得自己很委屈,认为自己只不过在私人朋友圈开了个玩笑,没想外人反应会那么激烈。之所以有这种圈内-圈外的认知障碍,关键就在缺乏“他者视角”,陷入圈子盲区,自以为“私人圈子玩笑”,却没有意识到圈外人视角。长期封闭于某个圈子,很容易惯出这种认知失调和交流障碍。

跳出自己给自己建造的舒适温暖可能让自己变得愚蠢的圈子吧。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尊重人家记录自己的权利。

(转自《南都周刊》)

第一推动力的奥秘

□唐小兵

在波士顿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博物馆成为了与公立图书馆、艺术馆同等重要的消磨时光的好去处。

去年秋天我抵达美国不久,就在创立于1830年的波士顿科学博物馆申办了一张90美元的会员卡,可使用一年,每次入馆参观除了本人必须到场,还可以带一名客人。

科学博物馆依查尔斯河而建,有成百上千种各种类型的参与性游戏和体验项目,既有日常生活和自然世界中与科学相关的物品、现象之原理透视,也有最前沿的科技创新体验。静电是如何产生的?水力是如何作用的?光影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通过互动游戏的方式来呈现。科技具有可接近性、趣味性和游戏性,吸引孩子们主动参与。更关键的是,很多项目都配置了志愿者来进行互动和讲解,这些志愿者既具有专业知识基础,同时又极有志愿者精神,他们不是来此敷衍式地应付,而是确实传递着一种探索科学和技术世界的热情甚至激情。记得有一次儿子在一个演示电极与发光的展台前,与一个全程站着的美国老年志愿者互动长达半小时,我都觉得难为情了,但老太太仍旧极有耐心给他解释,鼓励他拼接组件来体验电光的产生。

除了科学博物馆常年的科技作品展示和日常生活中科学原理的演示,波士顿还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科技文化活动。记得上个月由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剑桥市政府和科学博物馆等联合举办了长达一周的第12届科学节,有一百六十多个项目,包括机器人、B超原理、显微镜、化学合成、机械装置艺术等,来自大学、政府和社会的数百个志愿者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儿童参与和体验科学项目,有些项目还准备了充分的材料甚至实验室让孩子们去动手尝试化学材料的化合原理,各种与科技有关的小奖品更是让小朋友欢呼雀跃。“科学节”期间,在剑桥公立图书馆旁,来自五湖四海的成人带着孩子游历其间,仿若在一个科学的海洋徜徉,可以任意挑选感兴趣的项目互动,简直就像一个科学的嘉年华活动。

有一次,在一个周六中午,我觉得闷在家里有点无聊,就带孩子到步行只需十分钟的哈佛自然历史博物馆看看。之前儿子所在的学校已经组织去过,但对于比较“宅”的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这个博物馆真让我大开眼界。馆内展示一万两千多种动植物标本,包括恐龙、哺乳动物、鸟类的标本以及稀有矿物和哈佛非常著名的玻璃植物模型,俗称“玻璃花”。动物学博物馆毫无疑问是哈佛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重头戏,成百上千种蝴蝶标本和鸟类标本,让那些热爱观察自然世界的小朋友惊喜不已,更别说各种区域的野兽标本了。在恐龙区域,也置放着数种恐龙的化石或模型,每周还有专门的志愿者针对观摩的小朋友及其家长结合绘本和实物,耐心而细致地讲解自然世界的奥秘。小朋友或坐或站或躺,没有那么多外在的繁文缛节,只有对内在好奇心的激发。那一刻我就在想美国著名作家梭罗能够写出涉及那么纷繁复杂的博物知识的《瓦尔登湖》绝非偶然,它跟美国甚至欧美世界从童年开始的这一整套基本的公众教育文化和博物理念应该有莫大的关系。

无论是科学馆和科学节的参与式体验,还是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的可接近的博物世界,这些共同构成了环绕在儿童成长中的智识氛围,有效地激励着那些逐渐在长成的心智自由自在地探索人类与世界的未来。这或许就是科学家、志愿者以及众多为此付诸努力的人所怀抱的初心吧,而这初心往往就转化为一部分儿童能够由此成长并终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第一推动力。

(转自《文汇报》)